



鲁迅小说叙述艺术论

LUXUNXIAOSHUO
XUSHUYISHULUN

赵卓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小说叙述艺术论/赵卓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6

ISBN 7-81064-405-X

I. 鲁… II. 赵… III. 鲁迅小说-叙述-文学研究
IV.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3387 号

LUXUN XIAOSHUO XUSHU YISHULUN

鲁迅小说叙述艺术论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首师大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67 千 印数 0,001 ~ 1,000 册

定价 12.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运用叙事学和文学修辞学，对鲁迅小说的叙述艺术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和富有创见的解读，探寻进入作家艺术世界、破译作家风格奥秘的有效途径，获得对鲁迅小说艺术感悟透彻的审美认识。本书从叙述结构入手，梳理出鲁迅小说丰富多样的叙事形态：象征模式、情境设置、心灵写真和历史传说题材中的神异模式、喜剧模式和情节模式等，展示其富于创新、精深圆熟的叙述结构艺术。本书还从叙述修辞入手，探寻鲁迅小说独有的象、形、声、色感知系统，变幻神奇的重复技巧，多彩多姿的叙述语体和简劲奇崛的语言风格，领略其沉郁深邃、凝练诡异的艺术风采。

引 言

鲁迅研究是门显学，鲁迅小说研究又是这显学中的热点，其研究成果之丰可以想见。不过，对鲁迅小说的艺术研究比起思想研究来要逊色得多，这恐怕是因为鲁迅小说非同凡响的深刻内涵深深地吸引了研究者的眼光，使之醉心于在如此博大精深、复杂丰饶的精神世界里遨游和揽胜。当然，艺术表现是作者思想情感和作品主旨意蕴的物化形态，要进入作者的思想境界和作品的内蕴天地必须通过艺术分析。只是当研究者的着眼点放在作品的思想性和作者的主体性时，艺术分析只是一个通道、一座桥梁。它能有效地完成阐释印证的使命，却不能充分展示自身的审美感召力。鲁迅作品的思想性和情态蕴涵在学者们出色的研究之中，越来越深入、清晰、透彻。一个有力的支点的发现，可以支撑起一个相应的繁复、缜密、完整、系统的世界。而艺术研究就没有这样的发现，尽管它也随着思想内容的研究有了许多突破性的发展，但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甚至可以说，还缺少一个清晰完整的面目。

半个世纪以来，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应该属于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中比重大、普及率高的一种。可是，从教学效果来看，有多少学生真正懂得鲁迅？语文教学只强调鲁迅作品深刻的思想性，却无法让学生在艺术的享受中去领悟、赞叹。结果只能是造成严重的隔阂。使学生把“深刻”误解成“尖刻”，把精湛的艺术表现视为思想的图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98年56位青年作家的答卷了^①。鲁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它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其影响就

^① 朱文：《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载《北京文学》，1998（10），19～40页。

像普希金引领 19 世纪辉煌的俄罗斯文学一样，给 20 世纪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他的小说虽说不是全部，但至少为数篇至今仍是无人企及、无人超越的经典之作，为后学者提供了借鉴的范例。可是，现在有些青年作家声称不受影响，有的甚至把鲁迅看做挡路的老石头，足见隔膜的程度有多深。作为一批寻求个性发展的作家，他们没看到鲁迅在创立中国现代小说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独创精神、深厚功力和丰富经验，反而因反感“思想权威”、“楷模”等说法，把鲁迅弃置一边。从这里不是可以看出，他们对鲁迅这个有独立创新精神、有高超艺术造诣的小说家根本不了解吗？也许我们现在的研究应该尽快打开鲁迅小说独特深邃的艺术境界，让读者在艺术魅力的浸淫之中获得启迪和领悟。这样既可享受艺术感染的愉悦，又能洞见思想蕴涵的精华，由此走进鲁迅，真正地了解鲁迅。

不过，艺术研究不光是感悟性的艺术鉴赏，还必须有规律性的艺术特质的总结。它可以提供打开一个独特艺术世界的钥匙，使艺术鉴赏找到一个精确的切入点，将艺术世界中精彩的宝藏尽收眼底。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非常有特色，读时会产生一种令人窒息的勾魂摄魄之感。小说人物的灵魂仿佛带着一种赤裸的、血腥的蛮力，纠缠碰撞，释放出紧张得让人恐怖、让人震撼的巨大能量。以前苏联的文学研究把陀氏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提并论，归入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类，显然无法揭示陀氏的特异之处。后来西方的文学研究把陀氏看作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源头之一，肯定了陀氏与 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明显区别。但是，只有当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狂欢”理论问世之后，陀氏小说那神奇的魔力和难解的奥秘才得以破译。阅读时那种不可名状的奇特的强烈的感受也在这个理论的点拨之下茅塞顿开。人们因此而对陀氏的艺术有了深入清醒的认识和透彻隽永的体味。鲁迅小说的艺术研究正缺乏这样一个统领全局的切入点、一个打开整体奥秘的钥匙。这有待于研究者们继续努力和积极探索。

本书从叙事学和文学修辞学的角度，对鲁迅小说的叙述艺术进

行深入细致的剖析和解读。对本书的论述具有指导意义的是文艺理论中的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结构主义注重对文本结构规律的总结，从纷纭复杂的文本现象中找到类似的结构模式，发现其规律性的艺术嬗变，进而揭示其中丰富的艺术蕴藏。这种方法从具体文本的整体着眼，在系列性文本的比照中考察，带有“宏观”把握的特点。本书叙述结构形态部分就是利用这个特点来探寻鲁迅小说叙述结构中同类的差异性和异类的独特性，显示其丰富而有创意的结构模式。现象学则强调审美的具体化，在具体的审美阐释之中赋予艺术的既定图示以丰富的审美特性和审美价值。这种审美的具体化常常引起对文本的细读，对有意义有价值的艺术现象进行细致的品味和深入的发掘，以此洞见其中的魅力所在。本书叙述修辞形态部分借鉴现象学的“微观”分析方法，从鲁迅小说叙述形态的细部入手，发现其中变幻多彩的叙述技巧和特异独到的修辞效果。本书以叙述结构为骨架，以叙述修辞为血肉，力图勾画出鲁迅小说的完整的艺术机体，并显示其生命中的艺术真髓。当然，要找到巴赫金式的“钥匙”还只是个美好的愿望，但本人愿为此尽最大的努力。本书就是努力的结果。当然，这只是起步不是终点。

目 录

总 论 鲁迅小说艺术个性概说

- 一、理性深度的艺术结晶——深刻 (1)
- 二、情感调控的审美风范——冷峻 (7)
- 三、简中见丰的超凡技艺——简练 (13)

上 编 叙述结构形态

第一章 象征的模式

- 一、象征艺术辨识 (23)
- 二、整体象征与意象象征 (26)
- 三、象征意象之一：吃人 (29)
- 四、象征意象之二：药 (33)
- 五、象征意象之三：长明灯 (37)

第二章 情境的设置

- 一、情境的审美功能 (41)
- 二、群像塑造的用意 (44)
- 三、对立型情境 (49)
- 四、衬托式情境 (54)
- 五、情态化情境 (57)
- 六、情境主体化 (59)

第三章 心灵的写真

- 一、心理审美视野的开拓 (63)
- 二、独白中的象征蕴涵 (66)
- 三、独白中的心理落差 (69)
- 四、独白中的有声倾诉 (71)

- 五、独白中的间接表达 (73)
- 六、揭开心灵深层的隐秘 (76)
- 七、人格分裂的心理失态 (78)
- 八、病态心理的解剖报告 (80)
- 九、意识流的挫折与失控 (82)

第四章 故事的新编

- 一、独具创意的生发 (86)
- 二、别出心裁的油滑 (90)
- 三、神异化结构 (93)
- 四、喜剧化结构 (97)
- 五、情节型结构 (102)

下 编 叙述修辞形态

第五章 情调的特色

- 一、含蓄蕴藉的情感色调 (111)
- 二、月亮意象 (115)
- 三、黑灰白三色 (119)
- 四、木刻效果 (125)
- 五、两种声音现象 (128)

第六章 重复的技巧

- 一、专利与挪用 (133)
- 二、单纯性重复的变幻 (135)
- 三、重复的结构功能 (139)
- 四、一曲动人的咏叹调 (142)
- 五、同一性转换——行为主题话语 (145)
- 六、同一性转换——感受主题话语 (148)
- 七、一个出色的重复转换结构 (151)

第七章 语体的形态

- 一、叙述语言 (154)

二、个性化的、隐喻性的独白体·····	(156)
三、宣泄式的、抒情性的独白体·····	(160)
四、多声调的叙述转换·····	(162)
五、叙述语调中的主题意蕴·····	(166)
六、叙述语言的幽默风格·····	(171)
七、叙述语言的讽刺风格·····	(174)
第八章 语言的风格	
一、简练的修辞·····	(177)
二、繁复与简短·····	(179)
三、虚词的妙用·····	(182)
四、实词的锤炼·····	(186)
五、普通词语的艺术化·····	(188)
结束语 ·····	(192)

总论 鲁迅小说艺术个性概说

一、理性深度的艺术结晶——深刻

文学是创作主体对人类生存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审美创造的形象化展现。它拒绝抽象的分析论证，但不排斥理性的介入和渗透。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者的理性凝聚于经验之中，当他写出自己的感受体验之时，已经流露出审美取向之中的理性价值判断；二是作者用理性意识统摄创作，支配选材、剪裁、结构、主题等创作的各个环节，使饱满的艺术形象显示出深刻的思想意蕴。

事实上，深刻作为一种审美感受，本身就是对现象世界深度审美观照的一种理性把握。巴尔扎克致力于人的不同类别的研究和社会历史风俗的研究，于是他成为一位“最独特、最合适、最深刻”的“描绘这个时代风俗的画师”^①。托尔斯泰以思想家的热情，执著地探索俄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②。契诃夫“拥有他自己特有的对生活的看法，因此就站得比生活更高。他从更高的观点上阐明它的沉闷，它的荒谬，它的挣扎，它整个的混乱。”^③显然，以深刻著称于世、以深刻显示着独到审美价值的作品，无不蕴涵着作者理性智慧的结晶，因为无论是

① 圣·佩韦：《评巴尔扎克》，见《巴尔扎克研究（专题资料）》，苏成全编选，235页，陕西师范大学报编辑部，1980。

② 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一），2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③ 高尔基：《论文学》续集，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观察、体验、情感、兴趣，只要是进入到深刻的范畴，就必然有理性的介入和理性的支持。

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为深刻的小说家之一。毫无疑问，其深刻首先来自于理性的深度，来自于博大深邃的思想境界。

巴尔扎克在创作《人间喜剧》时声称要做法国社会历史的书记官^①，为其壮阔宏大的创作目标定好了位。鲁迅没有这类声明，但从他反复强调写小说是为了疗治旧社会的病根和疗救病态社会中人们灵魂的病苦来看，他认定的创作角色是专治国民性痼疾的思想医生。进入这一角色，明显得具有两种“职业性能”：一是专注、敏锐的职业关怀，二是抓住症结，找出病源，对症下药的职业技能。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前者是一种崇高的敬业精神，即恪尽职守，揭露弊病；后者是一种深刻的审视能力，即深刻的发现、深刻的剖析和深刻的批判。鲁迅在创作上选择这一角色，突出地显示出他在这两方面的个性特征。

20世纪初期，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走过了它辉煌的历史阶段，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崛起，而且正头角峥嵘，生机勃勃。一向关注文学的鲁迅没有为求新而赶浪潮，而是把目光投向了东欧、北欧等弱小民族地区的文学。并且在踏上文坛之际，他走的仍然是一条接近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他要用文学改良人生，与巴尔扎克用文学“教育他的时代”^②，与托尔斯泰用文学“迫使人们”“热爱生活”^③的创作目的一脉相承，只是比他们的表现更峻急、更深切。

作家选择创作方向，可以出自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因由，如情感气质、兴趣爱好、思想动机、经历阅历、艺术追求等等。鲁迅也不例外。但不可否认，鲁迅选择批判现实的创作方向，把改造人们的

①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见《巴尔扎克论文学》，王秋荣编，6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② 巴尔扎克：《致〈星期报〉编辑保利特·卡斯狄叶先生（1846年10月11日）》，见《巴尔扎克论文学》，8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③ 托尔斯泰：《致波波雷金的信（1865年）》，见《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戴启篁译，4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

灵魂作为自己的文学使命，显然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抉择。面对多元多向、活跃发展的文学现实，鲁迅没有像同时代作家那样，或是宣泄个人的情感欲望，或是阐释个人的哲思玄想，或是表现对某项事业的关注，或是传达对人生的美好愿望。他选择改造国民性的重任，选择思想批判的道路，这本身就是一种心胸廓大、目光深远的深刻。正因为这样，他的选择一经标举出来，便立即得到时代的接纳，成为五四新文学众所瞩目的对象。

明确深刻的创作意识作为一种强劲的动力，促成了鲁迅执著、专注的创作自觉和创作努力。他选择了批判现实的创作方向，但并不恪守前人的成规，而是广采花粉，酿成一家之蜜。然而，无论采取何种创作方法，选取何样创作题材，其创作宗旨和批判意识却始终如一，鲜明突出，毫无松懈和游离之态。显然，这是一种医生式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的体现，是一种坚定执著、奋斗不息的人格力量的体现。为此，鲁迅小说创作的焦点相对集中，开掘的意蕴不断深化，使其创作进入难以企及的深邃、深刻的境地。

明确深刻的创作意识作为一种强劲的动力，还促成鲁迅小说深刻有力的审美倾向。“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填成一篇。”^①这是鲁迅的座右铭，是实现其创作意图的有效途径。正因为选材严，开掘深，鲁迅小说抓住了生活习见现象中的本质意蕴，挖出了人们灵魂中捣鬼作怪的毒瘤，发挥了其警醒世人的审美震撼力。

显然，对于批判现实的作家来说，选材严、开掘深是重要的创作原则。其“严”其“深”，不仅仅取决于作家的态度和愿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作家的能力，即发现和剖析的能力。这与作家的体验和阅历有关，更与作家敏锐的审视目光和深刻的思想认识有关。同是批判现实，鲁迅比中国传统小说作家深刻得多，其关键就在于他具有清醒明确的反封建意识，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境界。他不像

^① 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见《鲁迅全集》第4卷，3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传统小说作家，站在传统意识画下的白圈之内，倾吐个人不幸遭际的怨愤，或者借鬼域之光烛照人世间的种种丑恶。尽管这样的作品真情贯注，笔含义愤，但其批判的深度和力度十分有限。鲁迅站在“立人”的全新观念之上，居高下视，对封建礼教、封建文化和封建家族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审视和剖析。他敏锐地抓住封建传统意识“吃人”的本质要害，通过揭示诸多心灵遭摧残、生命被毁灭的严酷现实，发出愤怒的指控和凌厉的声讨，笔夹雷霆，具有振聋发聩的震撼力量。封建礼教、封建意识“吃人”，这是鲁迅最为深刻、最有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审美发现，是他小说中最突出、最常见、最有力的批判主题之一。生动真实的社会生活画面，凄凉悲惨的人物命运，是鲁迅小说寻常的审美切入点，而制造悲剧的社会历史根源则是鲁迅小说独到的审美聚焦点，它把审美接受的目光引向文化历史的深层，引向意识灵魂的深层，以期唤醒人们深刻透彻的体验和思索以及自省自新的努力和自觉。

在鲁迅小说中，最令人心灵震颤的，是狂人对封建礼教“吃人”的超敏感的体验和判断，是孔乙己、祥林嫂、夏瑜、子君、魏连受等人物心灵和生命的被践踏和被毁灭。一系列惨痛的悲剧现实，深刻地揭示出封建民众固守的陈腐观念组成了一个“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①，织就了一个翦灭异己、吞噬无辜的“吃人”罗网。它们恣意地冷酷地摧残人的意愿和尊严，虐杀人的意志和生命。其势力之众之强，危害之深之大，令人触目惊心。作品以前所未见的深度挖掘和震撼心灵的大力叩击警示人们，消除“杀人团”，撕破“吃人”罗网，才能改变病态的社会，进入“真人”的时代。

为改变国民的思想素质，革除其劣根性，鲁迅的小说创作还致力于国民性的揭示和批判。他以如椽之笔“刻画出生伏在中华民族

^① 鲁迅：《我之节烈观》，见《鲁迅全集》第1卷，12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①，将国民性中自欺自负、畏强凌弱、懵懂昏聩、守旧斥异的种种劣迹穷形尽相地展示出来。他还反复勾勒民众麻木无聊的看客习惯和无是非无原则的劣质品行，甚至于追踪古代源起，找出人们奴性、贪婪、虚伪、卑鄙、荒唐、消极等种种恶俗之态的历史文化渊源。古往今来，没有哪个作家能像鲁迅这样深刻透辟地剖示国民意识品性之中有碍健康发展的精神疾病，并艺术地绘制出生动逼真的显像图画来。

如果说，巴尔扎克是法国社会历史的“风俗”画师，那么，鲁迅便是中国国民品性的“灵魂”画师。读鲁迅小说，审美目光不会停留在个人生命体验或个别生活现象的层面，而是从作者有意识突出的概括性和代表性之中，体会到社会的普遍现象，体会到群体品性弊端的症结所在。这个意蕴内涵深广厚重，催人深思，促人反省，使人在心灵受到触动之际，思想情怀获得一次次的净化和升华。有些研究者以此指责鲁迅小说具有理性化的缺陷，恐怕是将理性深度的深刻表现与理性化的图示混为一谈。当然，鲁迅的小说未必篇篇都是精品，个别篇章因为叙述者的叙述方式过于直白、作者投射的主体感受和思索过于显露而缺少形象转换的艺术性，但是，鲁迅那些传诵久远的名篇，其艺术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以生动具体的感性形象蕴涵深沉、深厚、深邃的思想意蕴。

更为难得的是鲁迅的剖示并不把自己除外。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②这是一种更为清醒、更为深刻、更为彻底的批判精神。连自己的思想灵魂都在审视批判之列，那么陈腐的意识哪里还会有遁路？鲁迅的解剖自我，率先开出一条深刻的反省之路，将思想批判的锋芒引向个人的内在世界，引向自我意识的隐秘深处。这不仅需要自剖的勇气和开

^① 茅盾：《读〈呐喊〉》，载1923年10月8日《时事新报》副刊《文学》（91）。

^② 鲁迅：《坟·写在〈坟〉的后面》，见《鲁迅全集》第1卷，28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阔的襟怀，而且需要严格自律的精神和严于自审的能力。一句话，即需要有一种健全的、深刻的人格力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深刻反省自身因袭的传统意识的毒素，自责自身无法摆脱的牵扯和过失，就显示了这种难能可贵的人格力量。之后，他在《一件小事》、《端午节》、《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弟兄》等作品中，融入自察自责的自觉意识，显示其灵魂深处的阴影以及对这阴影无情的剖示和批判，进而树立起自身严于律己、深刻过人的伟岸形象。

应该看到，鲁迅在解剖国民性和个人思想时，不免流露出深深的失望和孤寂之感。《狂人日记》结尾处近于绝望的呼喊，《药》结尾处令人战栗的阴冷，《风波》结尾处一切照旧的沉闷，《阿Q正传》、《补天》结尾处深深压抑的愤怒，《祝福》结尾处悲惨与喜庆对照的嘲讽，《长明灯》结尾处荒诞式的沉重，《示众》结尾处绵延不绝的无聊，《离婚》、《理水》结尾处重归旧轨的宁静等等，愚昧落后、顽固不化的传统观念就像是黑沉沉的夜气，浓重阴沉，弥散四野，尽管鲁迅有攻坚斗顽誓死不休的坚韧斗志，也难免有势单力薄、积重难反的深切感受。他在《在酒楼上》中流露出的无奈，在《孤独者》中流露出的孤独，在《伤逝》中流露出的寂寞，在《铸剑》中流露出“吾与汝偕亡”的激愤，在《奔月》中流露出无所适从的困顿，正是他身处如磐的重压之中独自品尝的荒原般孤寂的况味。不用说，鲁迅的失望和孤寂之感，不是性情的怯懦和意志的屈从，恰恰相反，是来自于体会的深切，认识的透彻。他的失望是一种清醒的失望，孤寂是一种深刻的孤寂，它们同样显示出鲁迅廓大、深邃的人格品性和精神境界。

总之，鲁迅深刻的创作动机，深刻的思想认识，深刻的批判能力和深刻的自剖精神，是其深刻的文学品格的深层理性内核。它介入甚至支配鲁迅的小说创作，使作品呈现深度的理性的光辉。在鲁迅的小说中，像《兔和猫》、《鸭的喜剧》这类近于童话意味的作品，都表达了作者对生命价值严肃认真的思考和认识，足见作者创作之时理性意识的活跃。在艺术手法上，为实现深刻的创作意图和

取得深刻的审美效果，鲁迅采用了象征与写实融合的方式；淡化情节、突出情境的方式和心理剖析的方式等等，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深刻的表现之路。虽说艺术手法属于主体的艺术修养，但它受到主体创作动机、审美发现和审美选择等理性因素的制约是毫无疑问的。鲁迅发现了深刻，选择了深刻，并且能够表现深刻，于是他登上了深刻的高峰。

二、情感调控的审美风范——冷峻

鲁迅深刻的艺术风格除了源自其艺术个性之中理性的深度外。还源自其情感的强烈。如果说理性是操纵杆，是掘进器，那么，情感就是原料，是动力。黑格尔指出：“通过渗透到作品全体而且灌注生气于作品全体的情感，艺术家才能使他的材料及其形状的构成体现他的自我，体现他作为主体的内在的特性。因为有了可以观照的图形，每个内容（意蕴）就能得到外化或外射，成为外在事物；只有情感才能使这种图形与内在自我处于主体的统一。”^①也就是说，情感是作家创作动机得以形象转换，内在自我得以外化显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别林斯基说得更简洁些：“情感是诗情天性的最主要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歌。”^②鲁迅的见解则带有自身深切的创作体验，“创作总根于爱”^③，“创作须情感”^④，“作文要热情”^⑤。他的创作就是建立在深挚的爱、强烈的热情等情感基础之上的。如果用托尔斯泰判断艺术感染程度的三个条

① 黑格尔：《美学》（一），朱光潜译，3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②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一辑，7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

③ 鲁迅：《小杂感》，见《鲁迅全集》第3卷，5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④ 鲁迅：《读书杂谈》，见《鲁迅全集》第3卷，4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⑤ 鲁迅：《两地书》，见《鲁迅全集》第11卷，1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件来衡量鲁迅作品的话，鲁迅作品情感的“独特”、“清晰”、“真诚”都非常突出，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读鲁迅的小说，能感受到强烈的情感震动，却看不到燃烧的情感火焰，就像鲁迅小说看得到理性内核的闪光，却看不到理性的抽象印记一样。因此，张定璜在20世纪20年代连用三个“冷静”来强调鲁迅小说的特点^①。鲁迅对此未表赞同：“我自己觉得并无如此‘冷静’。”^②同年他在《热风·题记》中写道：“但如果凡我写的，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症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③这是鲁迅对误解的一次委婉的申述：如果他的作品是无情的冷的，便没有价值，而他的创作分明是注入着热情的。还是郁达夫了解鲁迅，指出他冷静的皮肤下面潮涌着一腔沸血、一股热情^④。胡风也看到鲁迅的作品“在冷酷的分析里面，也燃烧着爱憎的火焰”。^⑤

鲁迅是个理性、情感平衡发展的作家。他有深刻的眼力、清醒的头脑、坚定的意志和刚硬的骨气，同时还有敏感、真挚、激烈的情感。如果说他在《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中抒发了青年时期激昂奋发的情热，那么，进入文学创作时期，情热已转为深沉而强烈的情怀。“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⑥

① 张定璜：《鲁迅先生》，见《六十年代鲁迅研究论文选》，3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② 鲁迅：《两地书》，见《鲁迅全集》第11卷，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③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29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④ 郁达夫：《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1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⑤ 陈鸣树、刘祥发编：《胡风论鲁迅》，9页，济南，黄河出版社，1985。

⑥ 鲁迅：《忽然想到》，见《鲁迅全集》第3卷，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